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2

王鴻仁譯

一九〇二年

(德國) 狄奧多·蒙森

(Theodor Mommsen)

• 47 •

一九〇一年，諾貝爾委員會在進行遴選工作時還是在一種摸索的階段。當時的瑞典猶是一個偏遠的小國，所以由她的學院來頒發一項全球矚目的大獎不免顯得力細。是年獲獎者是一個二三流的詩人，蘇利－普里東，這個決定當然不易令人心服；幸虧得獎國（法國）及法蘭西學院的聲威彌補了得獎人名氣稍差的缺點，諾貝爾文學獎本身的地位這才沒有受到什麼打擊。不過，議論還是十分猛烈的。引起爭辯的主要原

因是：瑞典學院在遴選時「故意地」擱置了兩位巨人：愛彌兒·左拉和李奧·托爾斯泰。特別是後者，他的落選所激起的反響幾乎是那年文學界最大的事件之一。

指責托翁落選的信函大量地湧進了瑞典學院。對於這些正式的抗議，該學院常任秘書所做的答覆是這樣的：這位傑出的候選人之所以沒有獲獎是因為他沒

有符合諾貝爾獎遴選章程的規定，由具備資格的人或團體所推薦。這是個何等牽強的藉口！不過却無懈可擊。這套自圓其說激怒了托翁的崇拜者。他們遂立即羣起而攻之。而就在這片抗議聲中，一位瑞典的批評家以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文學的資格迅速地提出了一份推薦書，同時還附上一本托翁的小說「復活」。

法國也在遙遙呼應着。巴黎大學的里克頓伯格（Lichtenberger）和法國國家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米謝·伯黑埃爾（Michel Bréal）雙雙寄出推薦托翁的信。接着，陸多維克·哈勒威（Ludovic Halévy）也親筆寫了一份嚴正的推薦書。哈氏早年曾與亨利·梅爾哈克（Henri Meilhac）攜手為奧芬巴巴哈（Offenbach）撰寫一些輕歌劇歌詞。從那時候起他就一直從事於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長期的耕耘使他成為巴黎文壇的元老。他於一八八四年就被選入法蘭西學院。他的推薦是相當有份量的。

現在，這位亞斯納雅·波利雅納（Yasnaya Polyana）的老業主——托爾斯泰——的候選資格

已經完全確定，不容瑞典學院再加以閃避了。於是瑞典學院只好公開表明它的態度。這樁差事落到常任秘書的身上。按該學院的傳統，他的職掌就是要編一套八面玲瓏的話來說明一項學院的決定（那怕是個不易為人所接受的決定）。當時的常任秘書，威爾生博士（Dr. C. D. af Wirsén），據說「喜不自勝地」迅速辦妥了這件事情。威爾生博士十分擅長為主觀的厭惡套上客觀的理由。他的理由是這樣的：這位「戰爭與和平」的作者誠然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作家。不過很不幸，他對道德表露出一種懷疑的態度；還有，他是一名文學家，對宗教缺乏深刻的認識，可是却公然批評聖經。當然，就他在文學上的造詣來說，他是應該獲獎。不過，如果真的把獎頒給了他，則此獎所象徵的「理想主義」必然會助長他那種革命性教諭的氣焰，使它變得加倍的危險。瑞典學院不欲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解釋激怒了托爾斯泰本人，於是他遂自動退出諾貝爾的競爭行列。這一來，既然他不屑要這筆錢，他的擁護者們也就愛莫能助了。

這年除了托爾斯泰之外，還有不少好手參加角逐。

愛彌兒·左拉，「由於他那些人道主義的小說」，再度爲他忠實的擁護者伯希洛所推薦。加斯敦·巴里斯與浮烈德利克·米斯特拉爾也再次登場。喬治·梅芮狄斯 (George Meredith) 和威廉·布特勒·葉慈；吉奧綏·卡度齊和安東尼奧·佛加查洛 (Antonio Fogazzaro)，葛哈忒·霍卜特曼、亨利克·顯克維支以及胡哈尼·阿賀 (Juhani Aho) 也都紛紛加入競爭。這些名字當中有一些將來還會再度出現，還有幾個則終於先後獲獎。

蘇利—普里東的獲獎完全是靠着法蘭西學院的大規模行動，所以那陣子全歐洲都認爲這種推薦方式最能奏效。而事實也確實如此。一九〇二年瑞典學院在遴選的時候還是和去年一樣，特別重視用這種方式推薦出來的候選人。諾貝爾委員會只衡量推薦書上的簽名能提供多少保證，連最初的實際調查都沒有做。當時學院採用這種方式的理由是：這樣可以避免爲時尚所左右而把獎金頒給了一些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才子們。

一九〇二年還有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大不列顛首次加入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競爭行列。

倫敦的作家協會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遴選英國的代表，委員會用典型的英國作風進行這件事情。它向所有作家協會的會員每人發出一份名單，由他們去圈選。元月間，這項工作圓滿達成。該會發言人埃甫柏里爵士 (Lord Avebury) 迅即通知瑞典學院：協會已經以壓倒性的高票決議推薦史賓塞先生 (Mr. Herbert Spencer)。在投票支持史賓塞的四十八位會員當中，幾乎網羅了當時英國文壇的風雲人物，包括巴瑞 (J. M. Barrie) 和達士遜 (Austin Dobson)，以及一些通俗的作家，如哈嘉德 (H. Rider Haggard)，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 以及皮涅羅 (Arthur Wing Pinero)。文字學界與歷史學界的擁護者則有艾德蒙·高斯 (Edmund Gosse)，浮烈德利克·波雅斯 (Frederick Boas)，渥爾特·史基特 (Walter Skeat)，以及愛德華·道登 (Edward Dowden)。這支陣容堅強的隊伍聯合簽署了一份擲地有聲的推薦書。

史賓塞先生的文筆的確是很優美的，可是它所發散出來的迂腐氣息却相當令瑞典學院倒胃。瑞典學院會不會在作家協會的強大壓力下做一項違背意願的決定呢？這是一個永遠沒有解答的問題。因為數日後一位和史賓塞先生一樣傑出（却較容易為人所接受）的競爭者替瑞典學院解了圍。他就是以一部史學鉅著「羅馬史」(The History of Rome) 馳名遐邇的狄奧多·蒙森。他的推薦者也是極有份量的，它是菲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和萊布尼茲 (Leibnitz) 在柏林創立的普魯士科學院。

按諾貝爾獎選章程的規定，「文學」的定義可以從純詩一直擴展到人文學科。於是，蒙森的鉅著符合了學院的標準。而事實上，這部羅馬史的本身就具備着出類拔萃的藝術成就。蒙森的文筆洗鍊，長於刻劃人物，對歷史事件復具有一種戲劇感；完全不似他在該書結尾所自謙的：「本書是很耐心地寫成的，是故必須很耐心地來讀它。」

他的作品流傳很廣，而且被廣泛地譯成各國文字。這足以證明，他的作品絕不沉悶；讀他的書絕不須懷着「耐心」。他的羅馬史在所有的文明國家中，被

一致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著作之一。於是瑞典學院便把一九〇二年的諾貝爾獎頒給了蒙森：「今世最偉大的纂史巨匠，此點於其鉅著羅馬史中表露無遺。」

瑞典學院對蒙森的這句讚詞立刻就被刊登在全德國的報紙上。兩天後，蒙森以他那種氣勢磅礴的文體寄出了如下的答謝詞句：

「當這個犀利然而慈悲的判斷突然地重造了我生命中極度紛歧的那些層面時，我恍如已經抵達了生命的盡頭。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一句更好的話來表達我的欣喜了。然而那個時刻畢竟還沒來到；事實上我現在正在編纂我的法律著作。我的思考力爲了要完成這項使命而伸手抓取流暢時，往往很不幸地抓到了滯塞。目前，生活對我們德國人來說是相當艱難的。可是由於這項至高的榮耀，一種沒有白白活着、白白受苦的感覺再度洶湧了起來。」

他沒有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頒獎典禮。他於耶誕節前夕在柏林的瑞典領事館領到這筆獎金。這項「至高的榮耀」令他感到由衷的喜悅；部份當然是由於他

個人的經濟情況：蒙森共生了十六個子女，其中六男六女還活着。五個年長未嫁的女兒和他住在一起，幫他料理家務。現在，這位嘉洛登堡(Charlottenburg

)的老教授已經能保障她們日後的生計了。他肩上的重擔脫落了。他於次年與世長辭。

一九〇三年

(挪威) 班斯騰·班生

(Bjornstjerne Björnson)

一九〇一年和一九〇二年的頭兩屆諾貝爾獎都是頒給推薦陣容空前強大的候選人。一九〇一年的蘇利——普里東是在法蘭西學院半官方的積極活動下出馬競選的；次年，普魯士科學院也以相似的推薦方式提名狄奧多·蒙森。

一九〇三年來到時，瑞典學院在頒發一項國際性大獎的事務上還是一個生手。所以當一些地位比較崇高，在這方面比較有經驗的學院們向它提出許多建議時，它都很虛心地接受了。而事實上，一九〇三年的諾貝爾獎也的確有着顯著的不同。

現在，諾貝爾獎本身已經逐漸受到重視了；在瑞典以外的報紙上，支持與讚美的文字漸漸多了起來。一九〇三年的競選活動就是在該獎聲望日隆的情況下展開的。

有幾位候選人再度登場，也有不少新名字出現了，許多國際性的機構都紛紛推出了它們的名單。

卡度齊、加斯敦·巴里斯和浮烈德利克·米斯特拉爾都一一露面了。

接着，西班牙馬德里學院的十四名院士聯合簽署了一份推薦書，支持霍西·艾契加里。

蘇利——普里東則寫了幾句真心恭維佛蘭索瓦·柯貝的話，還隨信附上柯氏八十部作品的清單。

盎格羅·撒克遜今年的競選活動沒有去年那麼熱烈。它所推出的是一部十九世紀的詩作：題目相當淒厲的「冥府之史詩」(The Epic of Hades)。它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溫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史氏在牛津大學基督學院有不少的知交。他的推薦書就是這些人於聖餐節那天合署的。

托爾斯泰的崇拜者們還在絕望地掙扎着。一九〇二年秋，陸多維克·哈勒威寄給瑞典學院的信上說：「今年我仍舊要寫我去年所寫的名字。」兩度支持左拉的伯希洛現在也把注意力轉移到托翁的身上了：因為「他那些人道主義的小說名震全球」。接着，一位首次和瑞典學院通信的作家（他自己也於一九二一年得獎）寄來了一封意思大致相同的信。該函全文如下：

敬啓者：

本人十分榮幸能推薦下列諸人競選一九〇三年諾貝爾文學獎：

一、李奧·托爾斯泰

二、喬治·布蘭德(Georg Brandes)
三、莫理斯·梅特林克。

並恭問

鈞安

安那托爾·法朗士

瑞典學院對托翁的看法已經在一九〇二年表示得很清楚了。想要在一年之間有所轉變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這封信由於提到喬治·布蘭德而發生了一個決定性的影響。

二十世紀初葉的歐洲文壇已經漸漸淡忘了喬治·布蘭德，可是在當時的斯堪地那維亞文學界中，布氏仍然是個頂尖人物。他在他的鉅著「十九世紀文學的主要趨勢」中宣揚一種帶着濃厚實證主義色彩的文學觀。他的論調在本質上是反神學的，在政治上又具有分裂主義的傾向。他揉合了泰納(Hippolyte Taine)、勒南(Ernest Renan)、穆勒(J. S. Mill)、海涅(Heinrich Heine)及德國自由主義的學說。他的文字極有煽動力。保守的瑞典學院自然難以接受一個像他這樣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不過安

那托爾·法朗士這封推薦布氏的信倒提醒了學院一件事實：斯堪地那維亞自己在文學上也有着不平凡的成就，這些成就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連德國和法國都已經肯定了它們的價值！

既然瑞典學院已經留意到了這一點，那麼不管從那個角度看，它的抉擇必然會落到挪威的身上。最後，瑞典學院終於決定要在易卜生與班生之間選出一位得獎人。無疑地，班生比較佔優勢：因為從克利斯欽尼亞（Christiania）傳來的蜚語流言都說易卜生在各方面都已經顯得垂垂老矣。而班生則充滿信心，他的創作力彷彿永不枯竭似的。不過班生想要獲獎也有一個很大的障礙。這得從當時瑞典——挪威的關係談起。

在拿破崙戰爭剛結束的亂局中，挪威被併入了瑞典。瑞典國王伯納道（Bernadotte）——一位「革命的兒子」——十分醉心於「天然疆界」的謬論。他深信着：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在地圖上渾然一體，所以在政治上也應渾然一體，接受一個（即：他的）王權的統治。可是歷史證明，這個合併是錯誤。它只徒然

加深了挪威人對瑞典的仇視。在那段時期中，挪威人的民族意識無比的高漲，要求獨立的渴望無比的強烈。而班生就是挪威的一名文學鬥士。他編寫了感人的挪威國歌，他表達了全國上下希望脫離瑞典的心聲：「這個條約，還有它那令人窒息的瘴氣——我們恨它，我們咒它。」所有的瑞典人，從國王到百姓，都被他批評得體無完膚。任何方式的合作都被他視為侮辱而加以攻擊。

一九〇五年，瑞典終於以極友善的態度，以極寬厚的精神解除了對挪威的統治。在挪威這段爭取獨立的漫長過程中，班生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勞。

這位和他的妻子卡洛琳（Caroline）組成一個高貴的「我們」以進行「鉛字抗暴」的班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是一位抒情的加里波底（Garibaldi），在這渾沌的「歪詩之紀元」中揭竿而起，率領一支優美的「詩之軍隊」，從挪威的幽谷深處殺進戰場。他是一個鄉間的甘必大（Gambetta），充滿着崇高的理想。他更是一位肥胖、厚肩的維京人（Viking），有一顆熱情而慷慨的心。他的眼鏡永遠掛在額頭，

他的稿紙永遠帶在身邊，他隨時隨地都準備要雄辯滔滔地發動攻擊。只要他看不順眼的，他就要發出正義的怒吼，不管那個問題是關於國際主義或是日耳曼主義，是關於共和政體或是專制政體，是關於神學家的地獄理論或是關於教會的神蹟信仰，是關於女權運動或社會主義，是關於性道德或是關於多妻（多夫）制，是關於被壓迫的亞美尼亞人或是關於殘民以逞的沙皇。

班生走到那裏，那裏就有風暴。他最近的一次戰役爆發於巴黎。一九〇一年，他到那兒去看他一齣戲劇的演出。觀眾沒有他想像中那麼踴躍。於是在一次採訪中，他形容法國人爲「歐洲的滿清人」，不肯接受國際潮流。

保守而安份的瑞典人視班生爲一個虛張聲勢的傢伙，一個地方主義的吹牛大王，每當肚子餓的時候就「痛吃瑞典人」。不過讀者們倒是十分尊敬他，認爲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又是個懂得如何溝通古代及現代文學的小說家與戲劇家。在政治上，他是個共和份子。他同時堅決地認爲挪威——瑞典的爭端必須安置於一個穩固的基礎上，由雙方協力解決。

諾貝爾獎的經辦人員很瞭解：班生對瑞典的感情絕不像他的戰爭吶喊那樣單純。事實上，他是相當熱愛、相當尊敬這個國家的。從年輕時代起，他就一直從這個國家擷取着無數的美好印象以及深摯的友誼。可是大多數人都只看到外表，所以事情就變得棘手起來。

一位在一九〇一年推薦他的瑞典教授說：「我提出班生的名字並非沒有顧忌。不過每個人都必須捐棄個人的成見來向他致敬——尤其在瑞典正式向他致敬之後。」

不過，從一九〇一年起，事情就已經有了一點轉機。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八日班生在歡度他的七十歲誕辰時，向瑞典報界的代表們說：瑞典——挪威這兩個兄弟之邦應該保持友善。情況就這樣地好轉着。於是瑞典學院漸漸相信：頒獎給班生的時機已經成熟了。由於學院有了這樣的信念，所以便將它付諸實現了。這項決議是全票通過的。學院立刻將這項決議通知了得獎人。

班生答覆常任秘書艾孚·威爾生博士的信上說：「我深為感動地讀了閣下來函；它帶給了我一個始末料及的大訊息。我要在此感謝你們在通知我這個消息時所用的那些謬讀。這個消息令我們感到萬分欣喜。我將非常樂意於十二月十日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

最後那句話很重要。因為前兩屆的頒獎典禮文學獎的得主均未列席。班生將是頭一個參加典禮的得獎人。他接到通知後就立即着手準備他的演講辭了。

那個光榮的日子終於來臨了。這也是個緊張的時刻：這位激烈的共和份子將要向舊王權——瑞典與挪威之王，奧斯卡二世（Oscar II）——鞠躬。一家報紙描繪當時的氣氛：

「全體與會人士（包括王室在內）在如雷的掌聲中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詩人的臉孔激動得泛白，他動也不動地站着，於是艾孚·威爾生博士牽着他的手向國王走去。在這個時刻中，許多眼睛裏都噙滿了淚水。國王懇摯地走上前來迎接他。當他向詩人道賀時，他握着他的手握了很久很久。然後，國王用手做出了一個鼓掌的信號，於是掌聲再度揚起，比以前更響亮，久久不息。」

（待續）

洛陽紙貴，先讀為快

中華文藝 56期

十月號要目

風

尼

鹿橋專訪（國內有關鹿橋的專訪，以本篇最為完整。司馬中原、風尼和鹿橋三人澈夜暢談五個小時的精彩實錄。）

新銳的聲音

十二位青年作者的散文

（高瑋、振江、羊子喬、溫瑞安、方娥真、德亮、陳銘礪、康原、渡也）

費海璣 科學對於藝術之衝擊

姜穆 為國立編譯館「英譯文學選集」看病

莫非 出版界的遠程計劃——作家自選集

陳香 雙懸日月照乾坤（詩中用字趣談）

朱西甯 小亂一場（小說）

墨人 浮生小記（話當年）

另有洛夫、段彩華、羅青、黃雅廉、王怡、曾培堯……等人的作品，並增闢「作家側影」、「書廊」等專欄，內容十分精彩。

每冊特價廿元，全年十二期二〇〇元

郵政劃撥一七一三九號中華文藝社帳戶

社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5號之一。電話：3516011

總經銷：台北星光書報社